

闲话文人

许群兄

朱自清的“低姿态”



清华大学朱自清雕像

1935年10月，著名文学家朱自清教授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兼代图书馆主任，虽说工作繁杂，但对爱看书的朱自清来说，却无异于是一种享受。自接任后，他每天以图书馆为家，有时竟达到了足不出“馆”的地步。

虽说朱自清海腹才学，显在文学上有相当高的造诣，但因为他人低调，且总是一副谦恭的样子，所以学生们并不知道他的“庐山真面目”。在图书馆里，学生们从来不把他当回事，甚至经常差遣他帮忙查资料或者找书，而朱自清也乐于效劳。

一天，朱自清在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时候，有一处语句，读来读去总感觉不妥，但又不知不妥在何处，于是，就打电话给同为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闻一多，请他晚上来共同研究研究。

晚上，闻一多如约而至，两个人边吃饭边聊天。有电话打过来，说是清华的学生，让朱自清去帮忙找一本书。本来，妻子陈竹隐已婉拒了那名学

生，说家中有客，且有要事相商，但那位学生偏执拗地要朱自清接电话并过去找书，而没想到的是，朱自清竟然一口答应了。

陈竹隐小声跟他说：“你怎么能为了一个学生而置闻教授于不顾呢？且你约人在先，他约你在后，总得有个先后之分吧？”

朱自清很认真地对陈竹隐说：“对人，不分教授还是学生，但对事，要分轻重缓急。”

闻一多在知道朱自清要赶去图书馆帮学生找书后，表示很吃惊，他问朱自清：“找书这些琐事怎么能要你亲自去办吗？这些学生也太过分了。”

朱自清笑笑，说：“图书馆以书为本，以学生为重。而我既在图书馆工作，那么为学生找书就是我的分内事，谈不上繁琐。而学生既是打电话到家里来，就说明了他遇到了问题：一是他急着要用这本书，二是其他人找不到这本书，三是他相信我可以帮他找到这本书。遇事找人，谈不上过分。”一番话，说得闻一多自叹不如。

本来，在清华大学所有教职工的眼中，朱自清都是重量级的存在，但没想到他却是如此的“低姿态”。而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在知晓“找书”事件之后，也重新认识了这个“不起眼”的图书馆主任，对他充满了敬仰。

读史侧翼

伊羽雪

古人的冬闲

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入冬以后，农事渐少，余闲时光增多，古人称这段时间为“冬闲”。让我们走进历史，看看古人冬闲时都怎么度过？

据资料记载，古人的冬闲其实并不是闲着不去做事，在没有农事的冬日里，女性会学做女功，男性则习射练武，孩子们就选择冬学。

西汉班昭《女诫》曰：“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妇功”即女功，指女性要掌握做针线活儿的本事。唐宋尚宫《女论语·学作章》亦称：“凡为女子，须学女工。”做针线活儿称“妇功”“女功”，还有“女工”“女事”女红”等多种叫法，皆是指针线、纺织、刺绣、缝绗等女性做的手工活儿。女功是持家过日子所必须的，如果针线活做不好，将来会影响家人生活，还会被邻居看不起，因此《女论语》中还说：“针线粗率，为人所攻。嫁为人妇，耻辱门风。”会做针线活儿是古代女性的一门必备手艺，也是做女人的基本功，到了冬闲时节，不再忙于农事，正是学做女功的最佳时光，古时女孩子可以坐下来，跟着母亲、姐姐们一起做针线活儿。

冬闲时古代女性习女功，男性则“习射练武”。古代凡学生必须掌握六种基本才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通称“射礼”，是一种射箭技术，包括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等五种射法。《礼记·射义》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在中国古代，“射”是一种男人应掌握的技能，系一种“武德”。先秦时，各诸侯国对民间善射者都会给予奖励。《墨子·尚贤》中记载：“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就是说，要使国家善于射御之人增多，就必须让善射的人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民间更热衷于利用冬闲时间习射。到了西汉，由于“兵农合一”，朝廷更加鼓励民间冬闲时习射，以“教民以应敌”。唐朝开考“武举”科，武功好也能中举当官，更刺激了民间的冬闲习射热。《旧唐书·职官制二》曰：“居常则皆习射。”两宋时期，民间则出现了“弓箭社”“忠义巡社”等结社组织，其特点是农忙时忙农事，冬闲时便于“庄井附近便处”“教习武艺”。明清时兴盛的武术，就是在宋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明朝起，习武便成为冬闲一景，还出现了一批指导习武的专业书籍，如明程宗猷便著有《耕余剩技》。

冬闲时，古代孩子们则要上“冬学”。《新元史》载：“农隙使子弟入学。”“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南宋陆游《秋日郊居》诗，也提到孩子冬学之事。但冬学与正规的学校教育不同，它是利用冬闲时间组织起来的短期学习班，目的是启蒙教化。在古代，能进入正规学校读书者少之又少，短期的冬学解决了古代孩子们渴望上学的受教育问题。

茶悦人生

朱晓剑

寸铁堪雅集

周日上午，本来一群人要到送仙桥喝茶的。但曾老师通知去其新居相聚，老式院落，一楼，后面还一个小小的花园。这很诱人。来喝茶聊天的是送仙桥常常聚会的人，故而没有陌生感。众人到后即到院坝里喝茶，晒着秋日的太阳，真是有些和美。

曾老师这一次专门设了画室。大家观书喝茶之余，顺便也可“舞几笔”。册页已经打开，笔墨已经备好，就等着大家开始绘画。但艺术家们似乎有些矜持，“先喝喝茶再说。”到了十一点，辜祖亮老师来了，就先动笔，“早晚都是要表示的。”待他画完，画家吴万庆亦跟着作画。我在旁边看着，拍照。于艺术我完全是外行，故而只能看看热闹。

喝茶，自然摆起成都的老龙门阵。曾老师拿出来一卷三山雅集图，这是民国旧物，向楚、江梵众、谢无量、曾缄、程穆庵、刘芦隐等等或写或画，见证一段美好时光。如今，这些文化老人的后人计划做一次雅集，再现昔日的荣光，可惜多数已无多少艺术造诣，自然只能向往那一份美好。江潮老摆起民国艺林旧事，倒真是有滋味。周菽说起在动荡年代，篆刻家周菊吾先生与诗婢家老板在公交车上相遇，两人点头之后再无交流，因惧怕互相牵连，伤害了朋友之故。

院内喝茶聊天，室内则是绘事连连。篆刻家潘锡仁于是将册页题签为“寸铁堪雅集”，然后即画了起来。寸铁堪乃曾缄先生的斋号，自然有继承前贤文化风流的事。随后书法家曾松茂画了一幅山水，书法家李兴辉抄录了首曾缄先生的诗。我在旁边看着只有羡慕的份。我站在旁边看，辜老师认真地说：“从前的文人，是棋琴书画样样精通，现在的文人做不到了。晓剑，你有时间也可练下书法，像这样的雅集，咋能缺少了你呢？”也许真该练习一下了。

茶有些淡了。张老师换了新茶“黄金白露”，此乃川红。1959年9月8日，筠连县红星茶厂茶人张志全打破白露从不采茶的习惯，在台刈后的茶树上采摘芽茶，精心制作出9两红茶，因其满身金毫，色如黄金，又逢白露采摘，故将其取名为“黄金白露”芽茶。此茶色汤浓郁，喝了一下，与普通红茶大不相同。这还是第一次知道宜宾出产此茶。大家品茶，聊天，坐到四点钟就各种散去，曾老师送到马路边，大家依依而别。

百味书斋

杨柳岸

《鸡蛋花》里的爱恨情仇



素的一口香

我第一次见到作家张浩文先生是在去年夏天。他在海南某高校任教授，似乎每个暑假都要回陕西宝鸡老家一趟。他每次回来，都少不了要尝一尝故乡的味道，感受一下舌尖上的陕西。而这一篇短篇小说《鸡蛋花》（载《中国作家》2018年12期），就是他又一次深情回味陕西美食哨子面一口香后体现在文学创作上的重要成果。

小说当然少不了讲故事，但这篇小说在开头用了不少篇幅来写故乡的特色面食一口香，写得详细生动，让人有馋涎欲滴之感。也可能有读者要疑惑：这是关于旅游美食的散文吗？其实这在古代传统说书讲故事人那里是常见的手法，就是在正式故事前有一段叫楔子或引子的题外话开场白。当然，这引子也不单纯就是题外话，你且看他是怎样徐徐切入正题的。这一口香是当地人婚丧嫁娶招待客人的必备，几乎不可或缺。但世间总有穷人富人，穷人买不起肉，于是也就有了素的一口香。这素的一口香是离不了鸡蛋的，具体做法就如小说中所写的：“另外一种金黄色，那就是鸡蛋花。它是把鸡蛋摊成薄饼，然后切成半厘米见方的菱形叶子。这两种漂汤撒在上面，鲜红的汤水上点缀着嫩绿和金黄，不但成功掩饰了汤水中臊子和菜肴的贫乏，而且刹那间由视觉感受的爽悦逗引起你满嘴的口水——”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为故事讲述者，“我”出生那一年正好是小说主人公火娃因偷集体的鸡蛋而被关入监狱的那一年。也就是说，“我”成长的这十五年正好是火娃在监狱服刑的十五年，同是一个村子的人，却没有相见。火娃虽然人在监狱，可他人狱前的故事却被当作传奇在人们口中不胫而走。

这篇小说多角度、全方位写了一个民间生活中一个传奇人物，他传奇的身世，他传奇的经历，他传奇的爱情。进监狱前，他是一个如李逵式的人物，而进监狱，经历十五年的监狱牢改之后，他变成一个似乎有点瘦弱，有点平凡的人物，其实这并没有影响这个传奇人物的传奇性，反而使这个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了，他不再单纯是一介莽夫，他在劳改期间学习了五年识字，他要用文化知识为自己恢复名誉。当然，这个愿望能否实现是另一个问题，毕竟他这个愿望也体现了他对生活积极态度。并且，他从一个莽夫变成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更有同情心的人，这本身也是一个传奇。小说中描写了两个女人，一个是火娃的母亲，一个是火娃的女人，她是火娃孩子的母亲，两个母亲，她们的命运宿命般的相似。母亲，她们繁衍下一代，给下一代乳汁和食物，养育他们，这是作为全体母亲的本能。火娃的两次偷食物，相距十五年，却都是因为饥饿而求生存。像火娃这么一个传奇的男子汉，却没有一个光明正大的属于他的妻子，却没有能力举办一次有鸡蛋花的一口香的结婚宴。有鸡蛋花的一口香，成了幸福生活的一个象征，一个奢望。小说就是以火娃这个传奇人物为中心，以这两个女人的悲惨命运为纽带，而串联编织了一个上下牵涉三代人的家族传奇故事，描绘了一幅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几十年间陕西关中西部这一片广大地域上的社会生活图景。小说在一个短篇小说的篇幅内，写了几乎是一个具有史诗品格长篇小说才应该具有的内容，不可谓作者的艺术概括力之强，描写手法之高超。

小说结尾，作者以“补遗”的方式，又一次写到了家乡的美食一口香，强调了现在的一口香“它完全改良了过去的涎水汤，所有面汤一次消费，绝不回锅！”这也解决了外地人对此面食的卫生状况的一点疑虑，传统美食也要与时俱进。故乡多少事，都付美食中。